解码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时代密码

——读《劳模精神》

◎周广玲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劳模精神犹如璀璨星辰，作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结晶，恒久地照亮着中国人民砥砺前行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夏一璞所著的《劳模精神》，凭借其深厚的理论积淀与鲜活的实践洞察，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精神的内在逻辑、核心意蕴与时代价值。该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广度的佳作，更是新时代的精神灯塔，为探究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谱系开启了重要窗口。

夏一璞在书中开篇即明确指出，劳模精神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沃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之中。她从“理论之基”“文化之脉”“实践之路”三大维度，细致梳理了劳模精神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轨迹。作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为劳模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而劳模精神正是对这一理论的生动实践与升华，劳动者以爱岗敬业、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将个人价值融入国家与集体的宏伟事业之中。

书中巧妙地将劳模精神与中华传统美德相联结，如“敬业乐群”“自强不息”等思想在劳模身上得以现代传承与创新发展。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道家“功成弗居”的淡泊名利，均在劳模群体中焕发新生，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撑。夏一璞以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劳模运动为切入点，生动展现了劳模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进程的紧密相伴与相互激荡。从王进喜“铁人精神”的豪迈宣言，到张桂梅扎根深山办教育的执着坚守，劳模精神始终是破解时代课题、凝聚社会共识的强大力量。

夏一璞将劳模精神的核心要义精炼为劳动态度、意志品质与道德境界三大维度。这一分析框架既具有理论深度，又紧贴现实需求，立体呈现了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书中指出，爱岗敬业是劳模精神的基石，争创一流则是其永恒追求。以“铁人”王进喜、“地质之光”李四光等人为例，劳模的卓越成就不仅源自精湛技艺，更源于对职业的敬畏与超越。这种精神在当下“工匠精神”的弘扬中依然熠熠生辉，尤其是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精益求精的追求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夏一璞通过剖析劳模群体的生动实践，揭示了艰苦奋斗与创新精神的辩证统一。她强调，劳模的“苦干”绝非盲目重复，而是蕴含着创新思维的火花。黄文秀在扶贫工作中的因地制宜、创新施策，正是将创新理念融入基层实践的典范。这种品质在书中被赋予了“发展引擎”的高度评价，彰显了新时代“创新驱动”战略的精神需求。作者进一步升华这一维度，指出劳模精神超越了功利主义的局限，实现了“小我”与“大我”的和谐统一。张桂梅倾其所有点亮山区女孩的教育梦想，黄文秀舍弃安逸投身扶贫事业，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奉献”作为道德境界的至高无上。

《劳模精神》的学术价值在于其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夏一璞巧妙融合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重视角，将劳模精神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大框架中审视，既追溯其理论渊源，又剖析其现实功能。书中对“精神谱系”的系统梳理，为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范式与宝贵参考。在现实意义上，该书积极回应了新时代的精神呼唤。面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冲击，劳模精神所倡导的奉献精神与奋斗精神，如同一股清流，为抵御价值虚无主义提供了坚实支撑。书中对青年群体的特别关注，通过劳模教育塑造正确劳动观，更彰显了其深厚的社会关怀与责任感。

夏一璞的《劳模精神》不仅是一部理论著作，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者群体的壮丽史诗。它深刻启示我们：伟大事业离不开伟大精神的支撑，而伟大精神亦将在伟大事业的推进中不断得到滋养与升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中，劳模精神既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未来的召唤。高扬劳模精神，方能砥砺奋进新时代。

典評

外乡人的成都及其文学书写

——读散文集《成都烟火日常》

◎温智慧

《成都烟火日常》是杨献平最新的一部散文集，记录了他与成都的现实生活，尤其是一个外乡人在成都的个人经历及其现实遇见，呈现了他对成都地理环境和文化样貌的认知、理解和看法，也对成都及其现状做出亲历式的文学解说，表现的不仅仅是其个人的成都烟火日常，也是更多人的成都以及当代城市生活的缩影。

这部散文集援引丰富，观点中正，落笔细致，对笔下的人、事、物往往有独到见解。如《文殊院内外》《书院街及其周边》《从江汉路到天府广场》《单身成都生活》等篇中，杨献平对成都的个人体验、世相观察，充满了别样的色彩。他心思纤细，对事物有着敏锐的察觉与发现。在《地铁上》中，他写道，“无论你乘坐多少次地铁上下班，除了上车点和下车点之外，都不会再遇到同一个人。”这样的一种素常行为，却少有人去观察自我之外的周边，并且给予他人多一点的关照。同样的，我们无论乘坐多少次地铁，能多次遇到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人都是永恒性地一闪而过与再也不见。

在《每一个人的深邃与丰富》中，杨献平写道：“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并且独立的丰富、深邃。我想，若是仅仅路过，从雨线断续的玻璃窗看到她们，可能只是匆匆而过。近距离与她们坐下来，纵然自己没说一句话，也与她们有了某种亲切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只不过看起来散乱罢了。可每一个人的命运，事实上都和他人有关。在杨献平的笔下，任何人都不是割裂的，而是和他自己，甚至整个人类都有着血肉联系。

杨献平曾经患过严重的抑郁症，他与疾病抗争，最终从疾病中走了出来。在《入蜀记》中，他写道，“人这一生所罹患的疾病大致都是自我意念积攒的结果。肉体这个机器，在很多时候是和灵魂配套的，同时又是分裂的。不是肉体带给灵魂的痛苦，而是肉体替代灵魂经受作为人的磨难和愉悦。”这样的感悟，非有特殊经历的人，是不能如此深刻说出的。

在成都，他关注生活日常，尤其关注有特点的人和事。如苍蝇馆子、流浪者、环卫工人、烟酒店的老板等，观察他们的行事方式与日常表现，从中发现不同人的生活及其典型性的审美趣味。比如《她们的青春时代》，就是对两个年轻女子不同的人生命运的刻画与审视，其中有小说的传神细节，也有散文的自由表达。

在《成都烟火日常》中，杨献平的视角不仅是个人的，而是将目光放在最不起眼的人身上——一位与其生父外貌相像的环卫工人。这令他泪腺爆发，在冷雨中不自觉地跑过去，当他发现却是另外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时，那种对亲人的愧疚、怀念和对他人的爱与悲悯，无形之中催人落泪。

《成都烟火日常》中，杨献平还写到了万福桥、天府广场、青龙街、王家塘、锦江、空慧寺、武侯区、天府新区等多个地点，但他并非只是空泛地写，而是写与自己生命生活有关的、那些带着生命体温与人间烟火气息的文学性的发现。比如《临街而坐》中，他写一个人坐在人来车往的街边，一杯清茶之中，看见孩童的清澈、老人的悲情；写某些人在一瞬间的表情变化，也写某些人在热闹与独处时的迥然行为，以细节的方式，呈现诸多倏然而逝、却又时刻重复的生命细节，以及个人的内心波动与情感变幻。

应当说，《成都烟火日常》关乎世道人心，也关乎个人现实变迁。它不仅仅是一个人在成都的“日常烟火”，也是对当代成都，乃至当代城市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份质感记录，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场感和“标本”价值。《成都烟火日常》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杨献平以外乡人的角度，对此前从未涉足，但因为工作调动而进入的一座陌生城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打量，其中糅合了他个人的命运的际遇，而最终生成的一部书写当代典型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

風賞

『田间诗』为何走红？

◎王志顺

春天是“年轮循环的波纹”，瓜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冬雪是“麦苗打滚撒的欢儿”……53岁的山东蒙阴农民吕玉霞写下的一首首诗，沾着露水、夹杂“土味”，在社交媒体上“破圈”走红，收获粉丝超百万，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田间诗人”。

“麦苗打滚撒的欢儿”这样的诗句，之所以能引发百万网友共鸣，是因为这种创作不是书斋里的苦吟，而是从土地里自然生长的语言，带着汗水的咸味、麦穗的清香，与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内心深处的乡愁悄然共振。

自古以来，写诗都是抒情达意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虽然像《诗经》的风雅颂一样有不同的归类，但由于诗歌本身蕴含着大众化的特点，因此，随着文化普及率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通过诗歌来表达所思所感。除了像吕玉霞这样的“田间诗人”，还有“外卖诗人”王计兵、“矿工诗人”陈年喜、“打工诗人”郑小琼等。这些来自基层的诗歌创作者，用文字证明：诗意不必囿于学历与身份，精神丰盈无关职业与地域。

与此同时，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共同组成的传播生态，让农民、外卖员、保洁员等普通人的创作更快地融入公共文化空间。并且这种传播是在双向互动中向前推动的，正如吕玉霞将网友评论视为“免费学堂”，技术的连接性正在构建一个更包容的创作共同体，让大众既是文化消费者，也成为生产者。

更进一步来讲，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语境下，“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具有象征意义——它不仅是技术赋能的产物，更是无数普通人主动寻求精神超越的见证。无论是农民在田间写诗，还是工人在流水线上记录人生，都是自发的文化创造。

当然，这股潮流也需警惕流于浅表的“猎奇化”。若平台仅将草根创作者包装为“底层奇观”，大众若止步于短暂的情感消费，那么“新大众文艺”可能成为转瞬即逝的文化泡沫。唯有建立更完善的培育机制，包括创作培训、版权保护等，推动文艺创作与大众的良性互动，才能让这股潮流更好沉淀为时代的文化财富。

“新大众文艺”的生命力所在，或许就是在最平凡的生活里，将日子淬炼成诗。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以这样的姿态拥抱文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的精神力量，更是一个时代文化生态的焕新——它让人们相信，诗意不必在远方，它就在脚下这片土地，在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心里。

點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文艺评论